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二十四回 認替僧榮歸靈隱寺 醉禪師初入勾欄院

話說濟公聽家人回話，所有應用俱已全備，站起身來，同秦相、李懷春一同往花園書房之內。早見家人秦玉，端著一盆朱砂紅糰子，裏面放著一個刷子。和尚伸手拿起來，說：“大人要甚麼樣都行。”照秦桓頭上一刷下去，立刻是粘著糰子的，都消腫歸原。和尚一連數下，秦桓立刻腫消病止。和尚說：“這病可有反復，必須好好休息。我今給寫下一紙藥方，如要犯病，看我這藥方便好。”秦相知道這是和尚妙法，請濟公到前廳。李懷春說：“我可不能相陪。我要告辭，還有幾家請我看病，我要走了。”秦相派人送出相府。那濟公在書房和秦相一談，甚是投機。二人高談闊論，和尚對答如流，秦相甚為喜悅。說：“和尚，我哪能如你跳出紅塵，在古寺參修，也不問國家的興亡，也不問是非之成敗，奉經念佛，打坐參禪，說是一段樂事。我雖然在朝居官，終日伴君如伴虎，有一些不是，便有身家性命之虞。”和尚說：“大人說哪兒話來，大人官居宰相，位列三臺，在佐理皇猷，參贊化育之才。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察吏安民。”秦相說：“哎呀，和尚，你休要提那當朝一品，位列三臺。不提當朝一品猶可，一提起來，更覺心中發慌。俗語云：官大有險，樹大招風，權大生謗。我自居官以來，兢兢業業，對於王事，諸凡謹慎，外面尚落了許多怨言。哪裏像你和尚如此清閑自在，無患無憂。常言說得好：鐵甲將軍夜渡關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閑。我打算要認你和尚作為我的替身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和尚說：“大人既是願意，我和尚求之不得。”正在說話之間，外面家人進來報告：“大人，公子爺病又犯了，腦袋照舊大了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也不用去，你叫他打開我那藥方瞧，照那藥方行事，他自好了。若不依我那藥方行，他的病是越來越重。”家人趕忙回西院去告訴秦桓。

書中交代：秦桓他病好了後，便想起王興夫妻。問家人：“我的美人在哪裏？”秦玉說：“丟了。”秦桓說：“好東西！你們敢把我美人放了，那可不行！”方一著急，腦袋呼呼又長起來，嚇得家人急向西院裏回報相爺。祇纔聽得和尚一說，家人回來告訴秦桓。秦玉道：“公子爺，方纔和尚說的話，叫你照那藥方行事，病自好了。”秦桓說：“快把藥方拿來我瞧瞧。”家人連忙呈上去，秦桓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“自身有病自心知，身病還須心藥醫，心若正時身亦淨，心生還是病生時。”秦桓一看，心想：“哎呀，我這病都是自己找的，我搶掠人家的婦人，作惡多端，我由此要改行為善，我這病就可好了。”想到這些，腦袋呼呼就小了。家人連忙來至東院報告相爺：“公子爺的病，一唸和尚的藥方就好了。”秦相說：“很好，汝等要好好服侍公子爺。”家人答應去了。

祇見東府家人進來說道：“夫人得了篆風疼的病，滿床亂滾。”秦相說：“知道了。聖僧，你可會治篆腦風？”和尚說：“夫人必是錯說了話啦。不然，不能得這樣病症。我去看看。”秦相說：“夫人也來說甚麼呀。是了，昨夜是那裏鬧鬼，我做了一夢，見老太師回煞歸來，勸我良言。我醒來就要傳諭大碑樓止工，把眾和尚放回。夫人說：這不過是心頭想罷了，把我的善念打斷，少時就鬧起鬼來了。”濟公說：“我去照定夫人一抓就好。”

秦相同和尚到東院內宅上房，聽見屋中咳聲不止。和尚說：“夫人，不要著急。我來，管待立時就好。”說完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沖定房中一抓，立刻夫人裏面好了。和尚說：“大人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秦相連說著：“好，好。”濟公說：“我會神仙一把抓，一抓就好，抓出來還得擦出去。你看。”照定那裏一條臥著的癩犬一扔，祇聽汪汪叫了兩聲，一滾竟自死了。秦相說：“好利害！錯說一句話，就得篆腦風。久後我在朝中居官，說話總要小心謹慎。”秦相同和尚到書房內坐定，派人預備酒菜，就在此作通宵之樂。天有三鼓，祇聽外面風起。秦相說：“不好，又到昨日鬧鬼的時候了。”濟公說：“大人不必擔心，我去給大人捉鬼去。我和鬼打在一處，千萬不可管。”和尚出去了，祇聽那外面和尚說：“好鬼好鬼，把我吃了，我去和你一死相拼。”秦相在屋內一聽，心中大為不安，候至天色大明，出去一看，祇見那邊和尚躺著不動，叫家人過去把和尚喚醒，到了裏面坐下。秦相說：“和尚，我這裏給你換換衣服，送你榮歸廟宇。”叫家人去到外面，給和尚買僧衣鞋襪。家人答應，去不多時，給拿了三身僧衣，都是上好之物，一身黃雲緞的，一身白緞繡花的，一身藍緞子的，三身連鞋襪，一百二十兩。秦相派書童侍候，和尚沐浴更衣。濟公頭一回洗臉換上衣服，到了書房坐了。秦相把和尚贏的銀兩給他兌好，派家人把自己所乘之馬備好，打全班執事，送和尚榮歸故廟便了。和尚說：“大人，可恨我與大人緣淺，相見已晚，離別甚速。今日一分手，不知何年纔能相見？”秦相說：“和尚，你哪時願來祇管來。這也不是離著千山萬水，我正要無事和你盤桓盤桓。”濟公說道：“和尚要常到大人這裏來，大人，我那裏有些門包。”秦相吩咐把門工叫進來。不多時十幾個家人都來，站在書房以外，大人說：“濟公是我本閣的替僧，哪時來，不問我有甚麼公事，不許阻他，須回我知道。”那些家人連聲答應：“是是，奴才等謹依命。”濟公道：“這幾個人我和尚要賞他幾個錢，大人意下如何？”秦相知道和尚有贏到的幾萬銀子，必是做個臉，想罷說：“和尚，你自己酌量。”濟公說：“眾管家，每人我賞你們一百文。”秦相說：“和尚，你多賞他們幾兩，我給你墊上。”濟公說：“不是，我賞他們每人一百文，今天給明天不給了。我和尚來，這一百文，僱他們回話；我和尚不來，有一天算一天，每月每人加工錢三吊，大人你替我墊上罷。”秦相說：“是了。”和尚這纔告別，秦相派二十家人護送：“傳我的堂諭，所有各庵觀寺院，必須跪接跪送。他乃是本閣的替僧，送他榮耀歸廟。”眾家人答應，外面備馬。

和尚告別秦相，出了相府上馬。家人打著引馬，頭前邊牌鎖銀旗鑼傘扇，趕退閑人。街市上看熱鬧的人就多了，都要來看秦丞相的替僧。和尚騎馬來至靈隱寺，鳴鐘擂鼓，聚集眾僧。濟公先叫監寺的：“過來。我後面有銀子，你給稱五十兩一封二十封，十兩一封一百封。”監寺的答應。濟公說：“眾管家，當著我和尚，代我傳傳堂諭。”管家說：“是，不知聖僧就傳甚麼堂諭？”濟公說：“你們這廟中和尚聽真，濟公和尚乃是秦相爺的替僧，今天榮耀回寺。聖僧要同你們這些和尚借錢打酒，要有錢不借，登時送有司衙門治罪。”家人照這傳諭，眾僧人一聽：“這也不錯。”濟公又說：“眾管家來，再給我傳堂諭，久後我和尚沒錢，跟他們借錢，屋內沒人，偷點甚麼，不許言語。如瞧見，不叫偷。如違，當時推出廟門立斬。”管家一聽也笑了，祇可含糊答應。眾僧人一聽，心想：“這廟裏由他反了。”雖心中不悅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濟公把銀子賞二十家人，每人五十兩，打執事的人每人十兩。一個個歡天喜地，竟自去了。

和尚把新衣裳脫下來，包在包裹之內，仍被上舊衲衣，拿住包袱，信步出了錢塘門。見眼前一座當舖，和尚進了當舖，把包袱往櫃上一捺。掌櫃的一瞧，一個窮和尚，穿著一身破爛，拿了些衣服，都是件件新，再瞧和尚直掀著簾子東瞧西看，仿佛是後頭有人追他，他像害怕的樣子。當舖掌櫃的說：“和尚，你這衣服從哪裏拿來的？趁此說實話。”濟公說：“掌櫃的，你看估多少給當多少？不然，給包上，我上別處當去。”旁邊二櫃過來說：“你別不開眼了。這位大師父，不是方纔騎著馬由門口過去，做了秦相的替僧。你不認得了？大師父當多少錢罷？”濟公說：“給我當一百五十吊錢吧。”二櫃說：“和尚要銀子要票子？”和尚說：“我要現錢，暫把當票存在櫃上。”掌櫃的叫把現錢搬到門口，和尚就嚷：“誰來扛錢？”由那邊過來一大漢說：“和尚，我給你扛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心壞了，不叫你扛。”和尚叫些窮人這個扛三吊，那個扛二吊，大眾一分，還剩下五吊，和尚說：“叫那大漢扛著吧。”大漢扛起來趁亂就跑，和尚不追。眾人說：“和尚，把錢扛到哪去？”和尚說：“隨便吧。”

眾人各自散去。和尚找胡同一蹲，那大漢扛了五吊錢跑了十七條胡同，和尚過去一把將大漢揪住。

不知後事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